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夜雨秋燈錄 天緣巧合

嚴子卿喬居寶華坊，琴瑟情香。妻王氏，結縭兩載，穉婉難。嚴不忍續娶，鰥厥居者六年。季夏，仲兄某自漢陽賈所歸，謂之曰：「予漂泊半生，雖略有所弋獲，而嗣續之計杳。然弟既喪偶，胡不早為膠續，虛此韶年？且情之所鍾，原不在此。即《雉朝飛》曲，操之終生，而謂泉下人知之乎？又況舍宗祧大計，以盡閨房燕婉之私，泉下人有知，將必愀然不安其所。為子計，實宜早作後圖。」嚴思先代，只傳弟兄兩人，兄久客無子，已苟不立繼室，恐所謂百年未盡之計者，及身而見其盡也。乃尋媒氏露以意。

媒陳媪，積年老滑也，而貌洵然如愚婦。今嚴命為之採訪，驟無合式者。嚴促之曰：「婆子作媒半生，直爾如許柔緩。」陳媪曰：「君勿躁也。魯莽而耕者，亦魯莽而報。君既責以精選，而又促之以時日，天下容有是理乎？君能為市井子者，娶半截回頭人，則老身早有以應命矣。」嚴笑曰：「此又不必拘也。八珍甫備，而廚者先膏；大廈未成，而匠人先坐。予只求人物中選耳，再醮何害。」媪曰：「君既不厭此，老身當為謀之，然不必另起爐灶矣。」嚴曰：「何如？」媪言：「南門里司後街，有新寡卓氏女，王姓子托老身執柯。男女業相會面，王子已中肯綮，而彼女嫌其不■，且性近佻，遂不就。君若及早謀之，事可圖也。」嚴聞言，姑請媪引導一會。媪暗失笑，蓋明知彼女高自位置，貴胄富商，多不入其目，何有於區區賈豎？特逗之以為戲耳。

詎意緣之所在，一撮而露合機；引與相會，而女若甚殷殷著意者，囑媪訪其家世，媪詭言以應，且謂「此不過據彼言之，是否有參虛實，仍請察核。」女曰：「家資可不必論，只訪其人耳。」媪雖不知女底細，而聞其頗有所蓄，又不意於嚴驟有垂成也。乃妒之，言於嚴曰：「此舉若成，君之後福，實屬不淺，君當何以報我？」嚴曰：「薄具釵金五兩何如？」媪曰：「富家人出手太儉，質言之，聘禮多寡，尚可不拘，媒禮則非五兩不可。君能不靳此，老身與效奔走，即折脛曳踵所不計耳。」嚴言：「汝何索之重！」媪曰：「君勿靳此，亦拋磚引玉耳。彼女所擁，誠不可以數計，君亦何所靳，而不與老身乎？」嚴思其意裝喬，不知葫蘆中實實何藥，遂一笑置之。

至七月初旬，嚴婚事仍復低昂不就。有友人擬娶再醮婦。七月初五日，往叢桂南相閱，邀嚴為伴客。嚴初謝之，友曰：「聞君亦欲行此道，胡不同行？藉資法眼，或者天緣所在，我不就而君就，未可知也。」嚴笑諾之。比至，玉人緩步出。嚴訝為神女凌波。甫卻扇，嚴驚不置，蓋即前者司後街相閱之女。緣女以探訪親眷，就媒氏宅，為婚姻地也。女見嚴，亦錯愕不已。旋入室，使傭婦出問嚴曰：「前既有約，胡久無音？」友不知其緒也，窮問之，嚴告以前曾相閱之故，且托傭婦覆女，言前某媪，勒索媒禮，且料其必無成意，故置之。女聞，復出簾下謂嚴曰：「彼婦詐殊甚。彼前言覆我，謂君無意采菲。詎知彼因詐君不遂，因而詐覆耳。今無意見君，始知前者，流水落花，均非無意，但為撮合山所阻耳。」友聆言深訝前誼，贊成之。

□二日完娶，陳媪見嚴，無意作合，不勝妒恚，使人播揚於嚴，謂女前夫以瘋疾下世。嚴聞，歸而叩女，女曰：「此必妒君者之造言也。妾前夫乃豫章人，娶妾為路頭妻，彼以年老返籍，薄有所遺，任我所適。妾以稚齒無依，故為擇木計。」因出妝資示嚴。嗣密訪，始悉讒言實始陳氏之口，遂亦一笑置之。觀此可知天緣所定者，人事難阻其成，小人實枉作小人耳。